

我依約來到他位於陽明大學活動中心的辦公室，打完招呼後，他說有一封信待回，請我稍候一下。長長的辦公桌上，大大小小四架電腦一字排開，他盯著其中一面螢幕，指法熟練地敲著鍵盤。將信件送出後，他轉身一笑：「我哪邊可以幫得上忙？」

「我哪邊可以幫得上忙？」正是這樣的熱忱，讓抱持「肉食者主義」的張博論與僧伽基金會牽起一條線。

目前任教於陽明大學衛生資訊與決策研究所的張老師說，國高中時期挺喜歡閱讀佛教故事，但這麼多年來，與佛並沒有進一步的因緣，他笑稱自己沒有「慧根」，一顆心長期被世俗塵務占據。之所以會擔任僧醫會的資訊顧問，乃是因為有一次到台大演講，活動結束後，一名在基金會幫忙的學生趨前問他，可否協助基金會為僧伽師父們的健康資料建檔，張博論答應了。正因為從小到大，受到別人太多的幫助，今日自己有機會幫人，他樂意之至。

張博論老師說，這一路走來，他要感謝的人很多。他笑說：「首先得感謝父母從小到大都不管我。」也許是排行老三的關係，也因為當時父母都忙，反而讓他有很大空間自由自在地摸索學習。此外，在左營就讀大義國中時，他連任三年的班長，啟發了他領導統御的能力，當時的老師薛仁宏及陳博政給予他充分的信任與支持，讓他感念至今。在高雄中學時，熱中參與社團活動，豐富了他的高中生活；清華大學自由開放的校風，讓他如魚得水；而在美國 University of Wisconsin-Madison（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分校）攻讀博士學位時指導老師教學態度嚴謹，讓學生受益匪淺。

他記起大一時發生的一件事。當時班上同學不喜歡上國文課，有一次全班竟然不約而同翹課，國文老師只好打電話給張博論，以近於乞求的口吻請當時任班代的他找幾位同學到教室上課。後來事情被其他中文系老師獲悉，改派一位「殺手」級老師來授課，擺明了要「整頓」他們班。這位老師喜歡拋問題給學生，別的同学都一本正經地回答，輪到張博論時，他卻「故意」以另一個角度解讀：「我認為這位作者是採反諷的手法……」當大家都以為殺手老師就要大發雷霆時，卻聽見老師有感而發地說：「理工科系確實有許多優秀人才。」這位老師在關鍵時刻，捐棄了既有的成見，以公正客觀的態度來看待學生，包容學生，讓張博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而今，張博論身為人師，也給予學生極大的空間自由發揮，他說：「我只是將老師對我的好，再傳承下去。」

平時在學校，他很鼓勵學生「多幫助人」，北投社區有活動需要協助時也樂於配合，他說最近研究室有一個構想，希望能辦「知性之旅」，組織一支團隊到偏遠鄉間或山上與當地的學童「交換」心得。當我請張老師談「志工」心境時，他一副承擔不起的模樣，「我不認為自己是「志工」，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已，」他說：「這是我們的責任，主客觀條件占優勢的人，協助相對弱勢者，儘量以人為方式彌補先天上的不平等，這只是在盡我們的本份。」

張博論認為自己是個惜緣、隨性的人，放得開、無所求，沒什麼大學問，講不出大道理，只是盡力而為。若說人生有什麼功課必須學習的話，他認為那應該是「認真面對你自己，完成自己想做的事，To be yourself！」